

巴蜀文化浸润下的儿童歌曲创新路径

——以四川文艺两新群体创作的三首童谣作品为例

蓝 菲

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本文以四川文艺两新群体近三年来创作的以童谣为基础的三首儿童歌曲为例，从创作立意、音乐表达、舞台呈现、美育实践四大核心维度，系统剖析其守正创新的共性创作与分层破界的个性突破。这三部作品均以儿童视角为媒介，分别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化升维、乡土化共情与地域化活化，有效打破儿童歌曲低幼化、同质化的创作困局，为新时代儿童歌曲创作提供了小作品承载大价值的可复制实践范例。

关键词：儿童歌曲创作；守正创新；美育分层；四川文艺两新；艺术表达

儿童歌曲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形式，承载着丰富的艺术表现，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与教育目标，近年来，四川文艺两新（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创作了三首以童谣为基础的儿童歌曲，即《玉盘》《小花》及《胖娃儿》。这些歌曲展现了儿童歌曲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独特魅力，融合了地方特色和现代教育理念，反映了儿童音乐在情感传递和价值观塑造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创作立意与童趣精神的融合

作品的创作立意是儿童歌曲的精神内核，它决定着作品的文化厚度与价值高度。这三首作品的立意从不同的角度，实现传统文化创新与儿童视角的深度耦合，让小体量作品承载起大文化情怀。

《玉盘》以“问天逐梦”为核心立意，采用一问一答的结构，激发儿童的宇宙想象力与科学探索欲。歌词中的疑问词，如“为何”“可曾”等，既继承了李白《古朗月行》中的孩童视角，又回应屈原《天问》对宇宙奥秘的理性探询，紧扣当代探月工程，唤起青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作品适应了义务教育高段青少年群体的认知特征，扎根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与国家科技发展脉搏同步，使作品具有文化深度和时代温度，每次追问，都在儿童心中唤醒民族探索精神与文化传承。

《小花》采用“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将个体成长的感受升华为家国情怀。作品采用儿童视角的“一朵小花”作为核心意象，到“遍野开花”的成长轨迹，避

免宏大叙事的直白表达，以四季呵护、大地滋养等具体意象，将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民族地区繁荣发展转化为“唱歌的小花”这一真挚告白。歌词中“颜色不同的歌”与“太阳下闪光的心”体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并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让孩子们感知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实现情感的升华。

《胖娃儿》则以成都传统童谣为基础，创作了以“活化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歌曲。通过旋律创作和合唱编配，深植巴蜀色彩，并保留方言俚语，将传统童谣转化为适合低龄儿童的纯真旋律。作品体现了音乐创作和文化传承的双重立意。国家一级作曲家林戈尔评价该作：“传统童谣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胖娃儿》成功地让这些濒临遗忘的活化石在当代儿童的生活中焕发新生”。该作品不仅保护和传承了巴蜀童谣，还通过现代音乐艺术的创新，激发了新一代儿童对传统歌谣的兴趣。

从创作立意的深层逻辑来看，三部作品超越了简单童趣的传统观念，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打破了文化转译的边界。《玉盘》通过“一问一答”激发青少年对文化根脉的思考；《小花》通过“小花”意象，将乡村振兴的时代变迁与个人成长的韧性相结合；《胖娃儿》通过音乐和方言的创新转译，将成都童谣融入儿童的生活体验，展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多元转化路径。

二、音乐表达的多样性与独特韵律

音乐表达的核心要义在于精准适配它既要严格契合儿童的生理、心里发育特征，包括音域范围、气息控制能力、声带承受阈值等关键指标；又要深度贴合儿童的审美需求的同时保留本土音乐的独特韵味，实现儿童适配与文化传递的双重目标。这三首作品在旋律设计、音

项目来源：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一般项目结项成果，项目编号：YY2024003

乐编配上各有侧重、各展风华，为儿童歌曲的艺术表达提供了多元实践范例。

在旋律设计方面，《玉盘》采用了经典的三部曲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有效构建时空的纵深感。歌曲的旋律基于传统五声调式，主歌部分选用了最适合童声的小字一组d音，旋律平缓，展现出儿童的纯真与纯粹。副歌部分通过“d-e-d-e-d-e-g-a-g-a”的动机重复和音高的逐步提升，推动情感的递进，模拟了儿童对宇宙的探索与好奇。作品的旋律设计巧妙地采用了问答式结构，问句“你为何白白送银光？”以下行跳进的形式留白，增强了歌词的对话感与情感张力，同时，歌词采用洪武正韵的写法，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押在an/ang的韵脚上，确保了旋律与语言的高度契合，既易于传唱，又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相较之下，《小花》的旋律则以质朴流畅为特点，贴近儿童的纯真与温暖。它的旋律结构主要集中在小字一组c至a的中音区，避免了夸张的音程跳跃，采用短乐句重复的设计，通过倚音和长音的使用，展现出俏皮和灵动的音乐效果。副歌的每一段开头的衬词“Wu”则通过“g-e-d-a”的小幅度下行，逐步释放情感，成功地通过旋律的对比设计，形成了兼具记忆点又富有层次感的音乐效果，充分展现了音乐的简洁美感。

而《胖娃儿》的旋律设计则突出表现了四川方言和巴蜀文化的独特韵味。歌曲将四川方言的胖娃儿(pà ng wá er)的语调特征转化为旋律线条，即“胖”字落于小字一组g音，“娃儿”以下从b音落至g音，并通过节奏的跳跃感，如“胖娃胖嘟嘟喂，骑马上成都喂”，打造了富有活力的音乐效果，尤其是在“成都又好耍”一段，使用川剧高腔的滑音技巧，生动地再现了儿童的调皮与雀跃。这种将地方方言与传统戏曲技巧结合的旋律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编曲方面，三部作品虽然具有共性，但又各具特色，展现了不同的音响美学。《玉盘》的编曲通过多种音乐元素的融合，创造了古今对话的效果，作品融入了彝族口弦、四川战鼓和电子音效，将传统和现代音色巧妙结合，形成了既古朴又现代的独特风格。彝族口弦在间奏中作为装饰音穿插，拉开了作品的文化背景，并与电子音效相结合，构建了“孩童发问—历史回响—时代回应”的时空对话。《小花》的编曲则坚持民族音乐的本色，采用钢琴和木吉他作为主要伴奏乐器，同时适当加入自然音效如鸟鸣和水流，创造出简约而富有层次感的音响效果。在音乐的布局上，钢琴和口弦在引子和主歌段落中交织，营造出如诗如画的乡土氛围，特别是

在第二次副歌时，去掉所有伴奏，仅保留儿童的纯净歌声，这种简约的配器设计突出了歌曲的情感表达，使其更加真挚有力。《胖娃儿》的编曲则突出表现了巴蜀地方特色，它将川剧锣鼓的节奏、四川扬琴的清脆音色与生活化音效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地域音响特点，川剧锣鼓的节奏型“仓才仓才”构成了旋律的基础，凸显了巴蜀民俗的热闹感；而扬琴的琶音填充和铜钱碰撞的音效，营造了典型的四川省井气息，这种地方文化元素的加入，使得作品在音响层面更加具有地域感和文化认同感。

从深层的音乐创新来看，三首作品虽都遵循了儿童音乐易传唱、感知力强的基本原则，但它们在文化声景的构建上各具特色。《玉盘》通过多民族、多类型音乐元素的融合，建立了一个古今对话、天地共鸣的宏大声景；《小花》则通过自然音效和传统民乐，勾画出纯粹的乡土声景；《胖娃儿》则通过巴蜀文化的音乐特色，打造了充满市井气息的地域声景。这三者分别构建了民族性、乡土性和地域性的文化听觉体系，为儿童歌曲的音乐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创新路径。

三、舞台呈现与艺术效果的统一

舞台呈现作为音乐表达的重要延伸，补充了作品在听觉上的不足的同时，以视觉符号、场景氛围的构建及情感传递的协同，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三首作品的舞台设计均围绕其核心主题展开，展现了宏大叙事、细腻写实和形意合一的差异化风格，同时也实现了视听融合的完美契合。

《玉盘》通过沉浸式时空构建，打造了震撼的宇宙意境。舞台以“月亮”为核心视觉符号，LED屏幕呈现星河渐变，冷色调光影模拟月光和宇宙深邃。表演者身着简约素色服饰，通过队形的变化与肢体语言，模拟了认知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这种设计依赖光影与肢体语言协同，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并为其获得文华节目奖奠定了基础。

《小花》的舞台呈现侧重细腻的场景还原，传递温情，手绘风格的背景与暖色调灯光勾画出彝乡田间的宁静氛围，表演者身着彝族服饰，动作自然生活化，传达儿童的纯真与坚韧。舞台创作强调还原自然，呼应了民族团结的理念，增强了文化深度。

《胖娃儿》的舞台呈现以民俗表演为核心，激活地域文化记忆。舞台再现了川渝集市的热闹场景，融合川剧元素与儿童游戏，构建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空间。表演者穿着巴蜀服饰，动作融入川剧技巧，与动感的灯光设计一起，营造出热烈的民俗氛围，让观众沉浸在独特

的地域文化中。

从舞台呈现的创新逻辑来看，三部作品突破了传统儿童歌曲演唱加背景的舞台形式，在文化场域的再造上各具特色，分别实现了精神场域、生活场域与民俗场域的舞台化再现。这些创作不仅深化了歌曲的情感表达，也为儿童歌曲的多维表现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

四、美育实践与多维认同的结合

美育是儿童歌曲的核心价值诉求，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教育功能与社会意义。三部作品通过不同的美育路径，精准落实了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避免了概念混淆与价值泛化的困境。

《玉盘》构建了多元化的美育体系，融合了文化认同与科学启蒙。在文化美育方面，作品将《天问》《古朗月行》等经典元素融入歌词，借助“洪武正韵”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递，使观众在传唱中接触并理解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在科学美育方面，作品的“探月”“逐梦”主题与当代航天成就相呼应，激发青少年对宇宙和科学的好奇心，达成艺术美与科学美的共振。此外，作品激发了观众的二次创作，如绘画、诗歌等，形成了“专业创作—大众参与—文化传播”的良性闭环，提升了美育效果。

《小花》则聚焦情感认同与家国情怀，构建了温情化的美育路径。歌曲作为四川省“音为你美”美育志愿服务的主题曲，从创作之初便与乡村文化振兴紧密结合，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纽带。作品通过“小花”的成长故事，使表演者与观众深刻感受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的关联，同时在表达“童心颂祖国”时，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民族团结与文化自信的理念，促使爱国情感自然生根。

《胖娃儿》则以民俗传承为核心，构建了地域化的美育体系。通过四川方言和民俗场景，作品让观众在熟悉的语言和游戏中直接感知巴蜀文化，培育家乡自豪感与地域认同感。对于非川渝地区的观众，作品成为了解巴蜀民俗的窗口，并通过与四川非遗活动的结合，推动了儿童音乐与非遗文化的互动。

从美育落地的创新实践来看，三首作品各有特点。《玉盘》通过多元创作形式，形成了文化感知、科学好奇与创新表达的完整认同闭环，体现了创新型美育的核心特质；《小花》通过媒体传播，将个体共情延伸至家国认同，彰显了共情型美育的价值；《胖娃儿》通过民俗体验与非遗结合，形成了“趣味体验—民俗认知—家乡自豪”的文化闭环，展示了传承型美育的鲜明特色。三者为儿童音乐的美育实践提供了多元化的范例。

结语

纵观近三年四川文艺两新群体的儿童音乐创作实践，《玉盘》《小花》《胖娃儿》的成功并非偶然，其背后彰显了以文化为根、童趣为魂、时代为镜的创作逻辑。这些作品突破了低幼化与同质化困境，在传统与现代的艺术碰撞中找到平衡，既保留了儿童歌曲的纯真本质，又赋予了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温度，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与教育性的统一。未来，期望该群体在儿童音乐创作中继续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美育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邹霞. 抗战时期红色儿童歌曲的创作[J]. 音乐创作, 2019, (10): 113-117.
- [2] 刘京. 不忘童心 履故知新——《儿童音乐》沿革与思考[J]. 人民音乐, 2018, (02): 83-85.
- [3] 卿泽. 贺绿汀的儿童歌曲创作思路与新启示[J]. 四川戏剧, 2013, (07): 138-139.
- [4] 李娜. 近现代儿童歌曲创作特点及创作途径分析[J]. 大舞台, 2013, (10): 43-44. DOI: 10.15947/j.cnki.dwt.2013.10.094.
- [5] 谢小燕. 儿童歌曲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 音乐创作, 2012, (03): 190-191.
- [6] 阎建光. 引导优秀文化产品生产的有益实践——2010年全国儿童歌曲大奖赛的组织与创作[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0, (10): 86-87.
- [7] 李喜章. 音乐：为了三亿七千万少年儿童——“2008‘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音乐创作论坛”述评[J]. 人民音乐, 2009, (02): 31-33.
- [8] 张大勇. 儿童歌曲创作研讨会[J]. 人民音乐, 2004, (07): 2.
- [9] 虞文琴. 为了孩子和明天——儿童歌曲创作研讨会纪要[J]. 人民音乐, 2004, (07): 8-9.
- [10] 刘济远. 我国儿童歌曲创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 (01): 236-240.
- [11] 魏岚. 我和我追逐的梦——谈我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儿童歌曲创作[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2, (08): 58-59.
- [12] 周大风. 儿童歌曲创作上的一些问题[J]. 人民音乐, 1997, (07): 12-14.